



与南疆瘟王阿南达一战之后，陈元方重归故里。安宁之日未久，洛阳翟家两大山术高手突然夜袭陈家村，五大队总首领绝无情也深夜来访，道出一桩数十年来难以破解的奇案，此案涉及术界第一邪派，也是陈家的生死仇讎——血金乌之宫！

因涉及天书之谜，元方前往龙王湖寻求破解，却意外遭遇不死老道陈天佑，得悉龙王湖附近有一处隐世庄园——过虎口。

过虎口处隐藏着一道数百年的禁制术，当世无人能破，但过虎口内却有神相天书、千年尸王的最大秘密，号称天符隐界，元方不得不拼尽全力入内。而在天符隐界表面的宁静安乐之下，却又隐藏着一桩惊世之谜……暗宗宗主晦极，血金乌之宫宫主血玲珑，北水老怪曾天养，十大查人闲何用，棋盘石均于此时现身，麻衣世家的终极谜底即将大白于天下！



阿南达那熟悉的声音传出，熟悉的身影也迅速出现在洞口处，两只略有些发黄的眼珠子闪烁着愠怒的光芒，阴笑着盯着我。

我心中猛然一凛，暗道一声：“不好！”

我实在是想不到血金乌之宫的第六、第七两大长老影行子和心算子会突然出现，更想不到阿南达会回来！

“陈元方，你还不是神相，你当然想不到。”心算子再次窥破了我的心思，说出了我的心里话。

他用那沉重而浑浊的难听声音说道：“你当然也不会想到，阿南达先生刚刚离开这里没多久，就遇到了我和六哥。”

我目光闪烁，瞥了一眼心算子，感觉这人实在是讨厌至极，也可怕至极！

可怕在于他能看穿人的心思，讨厌在于他看穿了人的心思居然还要说出来。

只是，他究竟是如何看穿人的心思的？

绝无情说这本事是血玲珑传授给心算子的，难道血玲珑也精通此术？

血玲珑是昔年五行六极诵中人。这六极各有擅长，东木青冢生是医门翘楚，南火太虚子是卜术高手，北水曾天养是山术泰斗，中土陈天默、陈天佑兄弟是相门领袖，至于这西金血玲珑则是命术奇才。

命术高手精于画符炼丹、延寿续命，心算这一途应该是卜术中的本事才对，难道这血玲珑现如今已经不单单是精于命术一途了？连带着卜术也十分擅长了？

“陈元方，你不用惊奇我的本事。”

心算子道：“我血宫主是不世出的术界奇才，山、医、命、相、卜无一不精，无一不通，教育出我一个心算子何足挂齿？我大哥的阴灵无着分属山术阴虚一脉，我二姐的本事分属五大门之外的御灵术，我三哥阴阳子的本事分属山术阳实一脉，我四哥的本事分属命术血咒一脉，我五哥的本事分属医术毒科一脉，我六哥的本事分属五大门之外的古武术，我的本事分属卜术心算一脉，我八弟的本事分属五大门

之外的盗墓术，我九弟的本事则是山术阴虚阳实完美结合的佼佼者。所以说，我宫主精通术界万般法门，当今天下术界，能是我宫主对手的人，呵呵……恐怕没有。若非她老人家近年来需要藏身渡劫，不能现身，这世上又哪里会轮到你这种人来横行？”

“哈哈！这牛皮吹得当真好大！这马屁拍得当真好啊！”

青冢生忽然一阵大笑，道：“御灵子的御灵术虽得自血金乌之宫遗法，却还有偷师木家、蒋家的嫌疑；农皇子的毒术分明是梅双清所传授；重瞳子的阴阳大执空术，也多半是天赋使然；野狐子本身就是来自湘西的盗墓世家……这些跟她血玲珑有屁关系！心算子，血玲珑又不在这里，你弄这么多高帽子给谁戴去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心算子盯着青冢生，哑着嗓子问道。

“你居然不知道我是谁？我先前还以为你认得梅双清是谁只是靠自己的眼力，现在看来只不过是靠人家自报家门，你捡现成的罢了。”青冢生笑道，“你不是能看透人的内心吗？来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，来看看我究竟是谁。”

心算子默然无语。

我心中登时诧异非常，他能看穿我的内心，怎么就看不穿青冢生的？

难道这跟个人的功力高低、道行深浅有关系？

心算子只能看出比自己功力低、道行浅的人的内心所想？

阿南达却开口道：“心算子，这位老先生你居然都不认识，他应该是你们中国最著名的医生。”

影行子、心算子都吃了一惊。心算子没有吭声，影行子却道：“难道是东木鬼医？”

“正是我。”青冢生道，“回去问问你们血宫主，她是否也精通我鬼医的本事。还有，既然她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一直龟缩在西域不敢向东、向中原挑战呢？难道她天天都要藏身，年年都要渡劫？”

心算子还是没有说话，影行子道：“实在是没有想到东木先生也在这里，晚辈回去之后，一定向血宫主说明情况，把您老还健在的消息传达给她。”

“嘿嘿……”

青冢生一阵冷笑，道：“血玲珑是不是想着陈天默、曾天养，还有陈天佑、太虚子和我都几十年没动静了，以为我们都死绝了啊？她平生最会惜命，天天钻研些邪法，画些邪符，给自己延年益寿，是不是打算把同时代的所有高手都熬死，她就成天下无敌了？这如意算盘恐怕要落空咯！太虚子虽然不自量力，仗着轩辕宝鉴和一双莹目妄想独步天下，结果落了个机关算尽反了卿卿性命的下场，陈天默、曾天养虽然还没有消息传出，但是我和陈天佑可都是活得好好的！你回去报告她这些消息也好，免得她得意忘了形。唉……老一代的人活到如今的，真不多了，就算是她作恶多端，活着也总归是个回忆不是？”

心算子突然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是青冢生。”

这一句话说得我们都有些茫然，青冢生却没什么反应，仿佛意料之中似的反问道：“我不是青冢生，那又是谁？”





“我不知道你究竟是谁。”心算子道，“但是我敢肯定你绝对不是青冢生！”

“哦？”青冢生饶有兴趣地道，“为什么这么肯定？”

心算子道：“真正的青冢生是何等厉害的人物！岂会是你这种模样？”

“我什么模样？”

“说话连看我都不敢！”

“哈哈！”青冢生一阵大笑，道，“元方，听到了吗？他说我不敢看他，其实，我一直都在看他，只不过是余光在看他。准确来说，我只是没有跟他对眼神而已。嗯，若说怕，我确实有点怕他，你可知道为什么？”

我先是一阵茫然，继而猛地醒悟，道：“他的心算就是通过眼神相互接触来实现的！”

“对了！”青冢生道，“什么狗屁读懂人心，其实就是一种以邪术魅惑人心的不入流目法而已。比起堂皇的术界五大目法，既失之光明正大，又失之神通赫赫，即便是血玲珑也不屑于如此。所以以此残废能读心术之能，也不过是名列九大长老第七而已。只要你不看他的眼睛，你心里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他要是能读懂一点，能悟到一点，就算是大神通了！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我立即避开了心算子那亮得发红的眼睛，心中立即静如止水，不再慌乱。我也笑道：“慧眼相神，神自目出。他这把戏倒是跟五大目法里的慧眼有些相似。”

“虽然有些相似，但是却是小巫见大巫。”青冢生道，“他也就是知道你现在功力没有恢复，否则他哪里敢与你对视？他们可不会忘记血童子是怎么折在你手里的！”

我心中也是了然，影行子和心算子恐怕早就到了附近，想要跟农皇子接应，但是他们惧怕农皇子已经被杀，我的功力已经恢复。如果是那样，他们就完全不是对手，所以迟迟没有露面。

直到阿南达离开，与他们遇上，两下里一交流，阿南达知道我骗了他，他们也知道了我功力还没有恢复，所以便一起来了。

只是不知道阿南达接下来会干什么。

我已经骗过他一次了，以他的狡猾，是绝不会再上第二次当。

“不要再多说了！我叫你们来是来和陈元方对质的！”

我正在思谋退路，阿南达已经不耐烦起来，道：“陈元方，影行子和心算子是从血金乌之宫来到这里的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万籁寂究竟在不在血金乌之宫？他们不敢对我说谎，你要是说谎……”

阿南达的目光一阴沉，道：“我就先杀了那个洞里的人！”

我的心一沉，这下是真的不能再骗他了，真惹恼了他，老舅、表哥、曾子仲他们立时就会有生命危险。

他们可不像我们这边，有青冢生、梅双清坐镇，虽然出不去，但是阿南达一时也进不来。

“好吧。”我无奈道，“我对你说实话，万籁寂不在血金乌之宫。”



“你看着心算子的眼睛说话，”阿南达舔了舔嘴唇，阴笑着道，“接下来我要问你话，你要老实回答。说谎就要死人，每一句谎话，死一个人！”

我一愣，心中大骂阿南达阴险狡诈。

阿南达又道：“如果不看心算子的眼睛，还是要死人。”

逼到这份上，我只好又抬起头，去看心算子那亮得发红的眼睛。

四目相对，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登时涌上心头，这感觉，就像是当众被扒光了衣服似的。

“说，万籁寂究竟在哪儿？”阿南达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在心算子这个人工测谎仪的监视下，我无法再说谎话。

果然，心算子道：“阿南达先生，他确实不知道。”

“你居然不知道？”阿南达眼中寒光一闪，神情猛然变得极其可怕，“你一直都在骗我！你要付出代价，我杀了他们！”

阿南达一声怒吼，转身欲走。

“不要！”

“阿南达！”

“老毒物，你的毒还有多少？情势危急，咱们冲出去跟他拼个同归于尽吧！”

我们这边一片慌乱。

“阿弥陀佛！”

突然间，一声佛号高宣，紧接着一道苍老的声音道：“阿南达，莫要再害人，老衲来了。”



这声音传来，正准备怒而杀人的阿南达突然间愣住了。

他难以置信地回过头来，循声望去。

而我也看到白影一闪，一个人突然间便出现在视野中。

这是一个和尚。

一个老和尚。

一个浑身上下披着雪白袈裟、脖子上挂着雪白佛珠的老和尚，雪白的胡须，雪白的眉毛，甚至连目光都白得一尘不染。

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，他站在痴虫之中，却并不畏惧，而且所有的痴虫都不敢接近他，只是绕着他走。他所站立的地方，方圆三尺之内，都是净土，都是痴虫的禁地。

这很惊人。

要知道，就算是梅双清、青冢生也无法做到这一点。

梅双清靠毒，青冢生靠药，两人只能用毒或者药来驱虫，让痴虫不敢接近，但是一旦毒效或药力消失，痴虫依旧会接近。

至于影行子、心算子，就更不用提了，他们虽然也站在痴虫之中，虽然也没有痴虫来攻击他们，但是那些虫子就在他们脚下穿梭，甚至还有虫子从他们脚背上爬过去。

他们只是因为获得了阿南达的某种帮助，所以不受痴虫攻击罢了。

但是这和尚就只是简简单单地站了在那里，痴虫就不敢上前。

而且，这嘈嘈杂杂的环境，也似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。

我下意识地想到了一个词——万籁俱寂。

这个和尚不胖不瘦，不高不低，看上去年纪似乎已经很大，但是却似乎又不是很大；说是五十岁也像，六十岁也像，七十岁还像，若说他其实已经八十岁或者九十岁，甚至一百岁，应该也不会有人怀疑。

这人身板结实，方脸宽阔，两撇罗汉眉，一双龟睛目，眉眼离得很近，却似符合比例，鼻梁挺直，鼻头高耸；略略外翻的嘴唇上斑纹遍布，单单以相形术来看，这是此人相貌上唯一的不足之处了。

无论是身形、面形，还是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形，都说明此人不但长寿而且豁达、有情有义。但是一双扫帚眉再加上嘴唇上的斑纹遍布，却象征着这人一生孤独寂寞、无依无靠。

这正是富而不贵、寿而不永的孤相。

其实，只看他的身份，一个出家的和尚，而且头顶上有受过戒象征的疤痕，这足以说明一些问题。

但凡是有家有室的人，若非特殊原因情由，是绝对不会去出家的。

至于这个人是谁，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，我心中隐隐已经有了答案。

而且我相信，这答案很快就会被证明。

“大和尚，你是……”

阿南达惊诧地看着这白袈裟和尚，眼中满是疑惑。

“阿弥陀佛！”老和尚又是一声佛号高宣，道，“施主不远千万里来我中华，所为何事？”

阿南达道：“我来找万籁寂。”

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老和尚笑道，“施主要找的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

“你就是万籁寂？”阿南达难以置信道。

我们都惊呆了。

虽然这答案在我意料之中，但是听这老和尚亲自承认他的身份，我还是大为吃惊。

万籁寂？黑袈裟老和尚？十大查人？素潘？沃腊纳的师弟！当年一人独闯江家，连伤带杀令命术名门江家和命术大派茅山派都一蹶不振的他，阿南达苦苦找寻、望月苦苦找寻、江灵也要苦苦找寻的他，就这么现身了！

实在是出乎意料，实在是难以置信！

“不错，老衲就是万籁寂。”老和尚道，“怎么？施主情愿苦苦找寻，不愿老衲自动送上门来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阿南达摇摇头，道，“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你怎么会是个和尚？我以前见过你，你不是这个样子，也不是个和尚。就算我们几十年没见，你也不会长成这个样子。”

“确实，以前的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。”

万籁寂突然瞥了我一眼，道：“按照相术中常说的一句话，相逐心生，心变了，容貌也就变了。你以为我的心还是以前的心，想当然地就以为我的容貌还是以前的容貌，但是你错了。从中国到南洋时的我，带着怨恨的心，带着复仇的心，带着杀戮的心，这都是丑恶的心。那时候我的样子一定也是丑恶的，就好比现在的你。”

万籁寂笑了笑，道：“现在的我已经放下了一切，放下了所有的丑恶，所以我





的容貌在你眼中就是个异数。”

万籁寂的修行是放弃一切恶念，之前的他穿着黑袈裟，戴着黑佛珠；现在的他穿着白袈裟，戴着白佛珠，单从这一点来看，或许万籁寂真的已经摒弃了所有的恶念。

但是，没有恶念的人，单纯善的人，又怎么能活在这阴阳平衡、善恶对立的世上呢？

且不管我如何无法理解，万籁寂继续对阿南达说道：“如果你不信，可以让你这个叫作心算子的朋友来看看，我是否在说谎。”

说着，万籁寂的目光朝着心算子看去。四目相对，心算子眼中红光一亮，然后朝着阿南达默然地点了点头。

阿南达的眼睛眯了起来，他舔了舔舌头，道：“看来真的是你了，看来你真的练成了。”

“是。”万籁寂道，“老衲的修行已经完成了。只是过程太漫长，所以才跟你相见得晚了。不过，还好，现在还来得及阻止你酿成大祸。”

“阻止我？”阿南达嘿然笑了起来，道，“万籁寂，看来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吧？”

“老衲知道。”万籁寂平静地说，“沃腊纳家族的禁忌诅咒被老衲学会了，也施展了，禁忌反噬的惩罚就降临在沃腊纳家族的人身上。老衲当年诅咒江家断子绝孙，你们沃腊纳家族便也要断子绝孙。”

“对。”阿南达点了点头，道，“万籁寂，你不觉得这不公平吗？你学会了禁忌之咒用来害人，禁忌反噬的惩罚却让我们来承担！”

“有果必有因，万事万法，莫不如此。”

万籁寂依旧很平静地说道：“如果不是你祖父把这害人的法子传授给我，我又如何害得了江家？江家因你沃腊纳家族之法而受害，你们受反噬之苦也没有什么不公平。这就好比有人要杀人，一人出刀，一人动手，出刀者与动手者同罪……至于我也并非没有惩罚，江家绝后，我万家不也绝了后吗？阿弥陀佛……”

“这我不管。”阿南达舔了舔嘴唇，道，“我只知道现在沃腊纳家族只剩下我了，只要除掉了你，我们沃腊纳家族的禁忌反噬惩罚便会消失，沃腊纳家族不会断子绝孙，我也不会死了。”

“阿弥陀佛。”万籁寂笑了笑，道，“所以你苦苦寻找，就是要杀了老和尚？”

“对。”阿南达也笑道，“我要杀了你这老和尚。”

“老衲已经没有了杀人和伤人的心。”万籁寂道，“所以我不杀你。”

“就算你这么说，我还是会杀了你。”阿南达道，“与其让我动手，不如你自己来如何？说起来，你到底也是受了我沃腊纳家族的恩惠，得到些东西，再付出些东西，岂不是很公平？”

万籁寂道：“凡人都受天命所控。此时的老衲尚不该绝，如何自裁？”

“逼我动手吗？”阿南达只一摆手，只见铺天盖地的蛆虫忽然聚拢起来，片刻间便浩浩荡荡潮水般向万籁寂涌去。



只是，这些毒虫还是积压在万籁寂周边方圆三尺之地的外围，不论大小，不论粗细，不论黑红，没有一只进去的。

“你看，它们似乎都不愿意伤及老衲。”万籁寂笑道。

“看来你果然已经修炼成了。”阿南达道，“只有完全的净体，毒虫才不愿意接近。那我便亲自上阵了！”

话音未落，阿南达突然身子一弓，又猛然一弹，刹那间，自腰部往上，半截身体仿佛拉长的橡皮筋，朝着万籁寂爆射而去！

阿南达的上下颚一百八十度平行大开，内里探出来一颗硕大的虫头，也张开了嘴，朝着万籁寂吞噬而去。

“老衲不与你争斗，自有他人与你相持。”

但见白影一闪，浮光掠影之际，万籁寂人竟然往洞内钻了进来！

“有毒……你……”梅双清刚提醒了一句洞口有毒，便见万籁寂的人已经深入洞内，不由得惊诧无比。

“多谢毒圣提醒，只是毒对老衲这极净之体已经无用。”万籁寂冲梅双清笑了笑。

他进来无事，阿南达却进不来。

“梅双清，快快解了洞口的毒，让我进去，我不与你为敌！”阿南达在洞外咆哮道，“我只和万籁寂生死两立，其他的人，只要愿意离开，就请自便。”

梅双清还未回应，万籁寂已经走到了我的身边，老爸身子一晃，挡在万籁寂跟前，万籁寂笑道：“老衲已全无伤人之心——陈元方，你所中的诅咒我能解除，你可愿意相信老衲？”

“你？”我又惊又喜。

“对。”万籁寂道，“沃腊纳家族的诅咒术，这天下之间，精通它的，恐怕无出老衲之右者。”





万籁寂此言一出，我不禁心动！

他说得分毫不错，沃腊纳家族的诅咒术，这天下之间，精通它的，恐怕无出万籁寂之右者！

他当初不远万里，从中国奔赴南洋，被沃腊纳家族收养，学的就是沃腊纳家族的诅咒之术。

所以，就连阿南达都未必有他精通。

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我所中的毒咒既然源自沃腊纳家族，那么由精通此道的万籁寂来解除，自然是对症下药。

一旦毒咒解除，功力恢复，目法还原，魂力、元气一如既往，即便是这望山高瘴虫遍布，也任由我往来驰骋了！

解救江灵、望月、木仙、阿秀、彩霞、邵如昕应该也不在话下！

一想到这些，我就心潮澎湃，忍不住浑身激动，当下，我从老爸身后转出，深深鞠了一躬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大师了。”

“陈施主客气了。”万籁寂也笑着还了一礼。

“慢着！”

老爸突然伸手一摆，挡住我再向前的去路，两眼死死盯住万籁寂，幽光闪烁，道：“大师你为什么要帮元方？大师与我陈家素无瓜葛吧？”

青冢生也上前道：“对，为何要帮助元方解除毒咒？大师的目的何在？”

老爸和青冢生的话问得万籁寂一愣，我也是一愣。

对呀，刚才只顾着高兴，只顾着兴奋，竟然忘了这一茬，万籁寂帮我的目的何在？

老爸也说了，他跟我们陈家向来都没有什么关联。

如果非要说什么关联，也应该是有仇怨，而不是有恩情。

因为万家和江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恨，而我和江灵又是亲密至极的关系，这样算

来，万籁寂和我陈家只能是仇怨，而不是恩情。

那么，他凭什么要来解除我的毒咒？

难道他不怕我的功力、道行恢复之后，反过来又对他下手吗？

毕竟，江灵身上还有诅咒，而且这诅咒就是他万籁寂下的！

“梅双清，你到底放不放过我进去？”阿南达在洞外叫得歇斯底里，五官扭曲，面目狰狞。

梅双清却没有搭理他，而是密切关注着洞内的情况。

万籁寂闯了进来，如果骤然发难，后果可是难以预料。

绝无情、封寒客、李星月、袁明岚也是集体对万籁寂瞩目，这个在五大队挂号多年的十大查人，终于现身，他们怎么能不瞩目？

众目睽睽之下，万籁寂忽然“呵呵”一笑，道：“你们都问老衲为什么要帮助陈元方？看来这问题老衲不得不回答。万事都讲究一个因果，老衲来此也不例外，老衲救助陈元方更不例外。”

我道：“请问大师，是什么因，什么果？”

万籁寂道：“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你问因果，足见胸襟。昔年，因万家、江家百余年的宿怨，我便远赴南洋以求邪术，归来后伤人、杀人、害人无算。现在万恶尽消，但存一善，细细想来，江家杀万家，万家杀江家，冤冤相报，究竟孰对孰错？而若干年后，我所杀、所伤、所害江家之人，又非昔年杀我、伤我、害我万家者，此辈于我何罪之有？阿弥陀佛，贫僧想来已是罪孽深重，若再无作为，恐难涅槃，也无颜西去归见我佛。”

我登时明白，万籁寂此时的修为已经近乎到了至善的境界，他开始对自己以前做的事情进行回顾，并希望赎罪。

他自己也说得清楚，当年他所杀、所伤、所害的江家人，跟当年害他们万家的江家人并不完全一致，祖辈有罪，罪不及子孙。

于是，我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大师能悟出这些，足见道行高深，修行近满，可是您要消除自己的罪过，就该去江家解除他们的诅咒，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万籁寂道：“江家的诅咒现如今只应在一人身上，此人便是江家的最后一个后人，也是女人。”

我道：“大师是说江灵？”

“是她。”万籁寂道，“老衲要除罪，就要消除我当年下在她身上的诅咒，可惜，现在，老衲独身一人无法解除，还要有求于你。”

我疑惑道：“怎么会无法消除呢？”

万籁寂还没说话，阿南达又是一声怒吼道：“梅双清，我要闯进去了！你逼我动手，我若进洞，里面的人，我杀光杀尽，一个不留！”

梅双清笑道：“阿南达，不是我不解除毒封，而是毒下了之后，我也没办法解除。要不，你再等等，我看万籁寂大师很快就能完事，到时候他自己出去岂不更好？”

“胡说！”阿南达暴跳如雷，道，“狡猾的中国人，我杀光你们！”



怒吼声中，阿南达开始拼命催动那些蛊虫往洞口处挺进，虽然蛊虫自身并不愿意接近梅双清的毒，但是在阿南达歇斯底里的催动下，最终还是被迫一拥而上。

梅双清不愧是毒圣，他的毒在洞口处布置得天衣无缝，也厉害非常，那些蛊虫甫一接近，便像飞蛾扑向烈火，立即化作飞火，烟消云散！

但是，无数的蛊虫死去，后面还有无数的蛊虫前仆后继地冲过来。

阿南达嘶吼道：“看看我的蛊虫多，还是你的毒多！”

青冢生也在用药粉稳固地面和洞壁，防止蛊虫破土而入，梅双清问青冢生道：“老鬼，你的药还能坚持多长时间？”

青冢生忧心忡忡道：“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，这些药粉在一点点消耗，地下一定是有蛊虫在向上冲杀。”

我听见这话，连忙对万籁寂说道：“大师尽快长话短说，恐怕咱们的时间不多了。”

万籁寂点头道：“有劳梅先生、东木先生了。江灵施主身上的诅咒是我当年所下，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要想解除那个诅咒，必须得是当年的那个我。可是，现在的我，已经完全不是当年的我了，陈施主，你可明白我的意思？”

我愣了片刻，随即醒悟，道：“我懂了，当年下诅咒的你还存有一丝恶念，但是现在的你，心中一丝恶念都没有了，现在的你跟当年的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了。所以，当年你下的诅咒，现在的你根本无法解除。”

“陈施主当真是聪明绝顶！”万籁寂道，“我无法解除那诅咒，只能抑制，抑制那诅咒不再害人伤人，但是等我死后，这抑制力也会消除，到那时候，这诅咒便会变本加厉再次复苏害人伤人。而这世上，只有你才能彻底消除这诅咒。”

“我？”我愕然道，“我有什么本事？”

“你现在没有，将来会有。”万籁寂道，“一切都是天意，天意弄人，却不得不遵。”

“大师能否说得更清楚些？”我茫然道，“为什么我现在没有，将来会有？”

“神相天书！”万籁寂目光炯炯道。

“啊？”我大吃一惊，老爸等人也是悚然动容。我道：“大师怎么知道天书之中有解除诅咒的方法，又怎么知道我能拿到天书？”

万籁寂笑道：“我本不知，但是有人告诉我。此人是我一生最为佩服的人，他的话，我不会不信。想必，你们也不会不信。”

“是谁？”我脱口而出问道。

“中极陈天默。”万籁寂轻轻吐出了五个字。

“啊？”我登时瞠目结舌，老爸也愕然相向。青冢生目光一亮，道：“大师近来见过天默？他真的还活着？”

万籁寂一笑，道：“中极与我渊源颇深，但是此时恐怕不是说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老衲所说的每一句话字字属实。现在，还要不要老衲为陈施主解除毒咒，还请诸位定夺。”

“如果要做，就快点。”梅双清道，“我看大师不像说谎的人，而且，我这毒也

实在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，阿南达恐怕是要疯了。”

老爸还在一旁犹豫，我却已经下定了决心。刚才万籁寂说话的时候，我一直盯着他看，虽然现在的我并没有相神之能，但是相形、相色、相音的基本功还在，察言观色，足见真章，万籁寂不似说谎。

而且，他的话前后也没有什么逻辑漏洞，若说要骗我，根本无须编造这么一个谎言。若说要害我，刚才也不必在阿南达要对我们动手的时候突然出现。

于是我道：“大师，动手吧。”

万籁寂点了点头，又看了看老爸。老爸沉吟片刻，终究还是阴沉着道：“好，有劳大师了。”

万籁寂立时朝我说道：“小施主，快盘膝坐下吧，尽量做到忘我、忘他、身无、心无的状态。”

“我知道，就当自己是个死人。”我依言而坐。

万籁寂赞赏地看了我一眼，也盘膝坐在我的对面，右手食指伸出，左掌平摊而开，食指在掌中划动，很慢，很慢，又很重很深，仿佛刀刻斧划一般。渐渐地，他那左掌之中竟出现了一个熠熠发亮的白色符印。

那符印的形状是……七叶莲花！

一阵呢喃声起，万籁寂口中念念有词，手，缓缓往我额上印来。

“好，我进不来此处，先杀了那洞里的人！”洞外，阿南达一声怒吼。

老舅他们危矣！

我心中一颤，万籁寂却幽幽道：“忘我、忘他、身无、心无……毒咒要解了……”





我稍稍一怔，万籁寂又道：“诸位放心，阿南达虽然厉害，但是那洞中的曾子仲曾先生也足能抵挡一阵，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，他还有看家的山门本领尚未施展……北水曾天养的嫡亲儿子，堂堂曾家的掌门人，岂会如此不堪？”

这话让我心中稍安，我没有说话，再次进入身心两忘的境界。

阿南达对付我们黔驴技穷，转而又去对付曾子仲等人，是一鼓作气、再而衰，似乎不必过分担心。

万籁寂说得对，曾子仲就算再不是阿南达的对手，也应该能支撑一阵。

其实不管怎样，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。

万籁寂的手按在我的额头上，先是一片沁凉，然后又渐渐温热，恍惚中，仿佛有一股水汽慢慢渗入额上肌肤，缓缓下淌，经天庭、中正、印堂、山根、准上直达人中，而后蔓延至整个面部，渐次向下，由脖颈前后，顺着奇经八脉、十二正脉……刹那间已经遍布全身。

这感觉仿佛整个身体被一朵云给托了起来，轻飘飘的，四周似有不尽风吹，既感无力，又感飘摇不安。但是内心深处，却反而是踏实的。

“何期自性，本自清静；何期自性，本不生灭；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；何期自性，本无动摇；何期自性，能生万法……”

我感觉什么都看不见了，耳边只悠悠传来万籁寂呢喃的念诵声……

身体开始产生温热，周身百骸似乎有热流来回流窜，所有的血脉仿佛都渐渐复苏，都从沉睡中清醒过来，它们开始动了，它们开始活了，它们要沸腾了！

但是，我仿佛又看到了血脉之中有不尽的黑气壅塞，它们堵塞着气血两行之道，阴煞、阳罡两股极气被分割成数段，阻塞不前。

一朵七叶莲花悄然在脑海中绽放，清丽而圣洁的光芒恍若阳光万丈灿烂。

光下，那些黑气冰消瓦解，片刻之间，消融于无形。

两股热流直涌双目四周。

熟悉无比的感觉登时回归！

夜眼开启。

极气先是一滞，随即融会贯通。

混元之气再次集结而成！

灵眼开启。

空明之中，三魂之力自大脑而外，瞬间散布全身。

慧眼开启。

恍惚之中，我只觉得一种涅槃重生的感觉妙不可言！

我几乎要一跃而起。

“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，无情亦无种，无性亦无生！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！”

万籁寂高宣一声佛号，道：“陈施主，成了！可以起身了。”

这一句话说完，我眼前的所有景象才恢复到正常的状态，还是在洞内，老爸、青冢生、梅双清甚至绝无情、封寒客等人都瞪大了眼睛在盯着我看。

而万籁寂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起了身，就站在洞口处，头朝外，背向内，头也不回地道：“陈施主的身体素质远比老衲预想中的要好，毒咒解除的时间也远比老衲预想中的要短。但是此时你的身体只是刚刚解除咒封，所有的机能短时间内还不太适应，若有大动，恐伤及五内……”

我暗自试着调动了一下周身的元气和魂力，果然是不太自然，也不太如意。

但即便是这样，我也欣喜若狂了，这比之前完全无法调动的局面实在要强得太多了！

万籁寂果然没有骗我们！

只听万籁寂继续说道：“不过，停个一时片刻，陈施主就可以有所动作了，到那时候，以你体内的阳罡极气，对这些虫虫完全可以不加理会，它们也绝不会自行骚扰……老衲先出去阻挡那位阿南达一阵……诸位身体不似老衲，无法阻挡虫虫袭扰，所以，还是暂留洞中吧！”

说话声中，万籁寂的身影一晃而逝，倏忽间已至洞外，再观望时，已不见其踪。

梅双清叹道：“如果以现如今的行径来看这万籁寂，竟是无双国士、得道高僧！谁能想到几十年前，江家的惨案是他一手所为？”

青冢生道：“还是那句话，一念成魔，一念成佛啊！”

就在此时，我听见外面骤然响起一道苍老的吼声：“阿南达，莫要小瞧了我山门曾家的厉害！”

我眼皮霍地一跳，这是曾子仲的声音。

果然是他在阻挡阿南达。

还没等我怎么细想，数道惊天动地的声响狂吼而起，刹那间，地动山摇，仿佛九天霹雳破空而来。

“轰隆隆！”

“咔嚓嚓！”





“噉！”

“呼！”

“嘭！”

五道声音，惊天地，泣鬼神！

几乎是在同一时间，一大片耀眼的火红光亮骤然闪现在洞口处，又倏忽而逝。但是这亮光足以耀得众人眼睛刺痛流泪。

山洞一阵摇晃，仿佛山崩地震，我的耳膜都震得嗡嗡作响，甚至周身的气血都止不住一阵翻涌。

绝无情、封寒客、李星月、袁明岚等人已经是惨然色变。

这动静实在是太大了！

以他们的道行、功力，实在是不得被这惊天动地的奇响所震慑。

梅双清皱起了眉头，回顾青冢生道：“老鬼，这雷声电光……是五雷正法？”

“老毒物识货！”青冢生在一旁幽幽说道，“昔年我曾见过北水老怪曾天养施展过山门绝技五雷正法，后来几十年不见其踪，想来此技已然失传，不料子仲甚肖祖上……这一击施展出来，就算是阿南达，也足够受一大挫，万籁寂之前所说不虚啊。只是曾子仲他这一甲子的功力不比他老子当年，恐怕是靠着自家秘制的药物强行施展出的这五雷正法，如此一来，这法术的反噬之害不浅。此役过后，曾子仲他不休息个数月，道行、功力是再难恢复得了……”

“曾老爷子！”

青冢生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忽然传来白表哥的一声高呼，似乎是曾子仲出了什么状况。

紧接着木赐大叫道：“蒋明义，不要再妄想驯服什么蛊虫了，快起来共同对付这个魔头！”

“啊？”老舅也刚刚睡醒似的叫了一声，道，“曾老爷子怎么了？怎么吐血了？”

“东木先生，给我些药！”老爸在旁边忍不住说道，曾子仲是老爸的亲舅舅，危难之际，岂能躲在洞中袖手旁观？就算有危险，也要去试试。

“先别急。”青冢生看了看洞外，道，“我如今的药根本不够你从这蛊虫之中冲杀出去，万籁寂已经出去了，想必马上就有动静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曾施主且退——阿南达休要猖獗！你不是要找老衲么，老衲现如今已经现身，请自便吧。”

果然，青冢生的话刚刚说完，万籁寂的声音便已经传来，这音调虽然平和，但是却自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威慑力隐匿其中，让人肃然起敬。

“桀桀桀桀！”阿南达发出一阵怪笑声，嘶吼道，“你终于出来了啊！想好了要自杀还是要我杀？嗯！”

“我佛无自杀一说，只有杀身成仁之念。”万籁寂悠悠道：“老衲若因你而死，能成就何等仁义？”

“……”

阿南达似乎是无话可说。





万籁寂又道：“既然没有什么仁义可以成就，老衲又何必自杀自身？”

“我杀了你！”阿南达歇斯底里叫了一声，万籁寂却没有什麼话语传来。

再然后，阿南达的声音也没有了。

外面静了许多。

“哥，我舅舅怎样？”老爸提声高呼道。

“吐血了，不能动了！”老舅回道，“不过他老人家自己说没事，说只是受了五雷正法的反噬之力，只要不再施展法术就没什么。”

青冢生道：“明义，你们那边洞内安全否？痴虫能不能攻进去？”

“攻不进来！”老舅大声回道，“洞口被曾老爷子先前用法术给封住了，有一层罡气的印结，痴虫暂时还攻不进来！不过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，你们那边怎么样？跟阿南达干架的这个白袈裟老和尚是谁？从哪里冒出来的？”

看来老舅刚才还真的是专心致志在用御灵术试图去操纵那些痴虫，所以很多事情都不知道。

不过，青冢生也没有再回话，那边传来玄表哥絮絮叨叨的话语声，应该是在跟老舅说明情况。

“贼秃驴！”

外面忽然又传来阿南达恶狠狠的咒骂声，紧接着他又吼道：“你别跑！跟我好好打一场！让我杀了你！”

万籁寂没有任何回应。

洞口处，我却瞥见白影一闪而逝，紧接着阿南达的身子也快速闪掠而过，咒骂声断续传来。

“万籁寂只是在逃？”梅双清不解道。

青冢生道：“你这么快就忘了？他是至善之心，根本无法杀人。只能拖延时间罢了。”

“哦……”梅双清点了点头。

“贼秃！”

“万籁寂！”

“你这忘恩负义的中国人！”

“……”

阿南达的骂声不断传来，外面一阵嘈杂动乱，洞内却静谧无比，仿佛两个世界。

“呼……”

我缓缓从地上站起了身子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。

老爸紧张道：“怎么了，元方？”

“好了，我要出洞。”长久的压抑，让我的声音稍稍有些颤抖。